

锦绣“状元楼”

——状元张楼村的抗战烽烟与时代新生



张留振讲述烽火岁月

武状元文化广场

指挥部旧址一角

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指挥部旧址

床上的皮褥子仍保存至今

“军民鱼水情”雕像

“这两张床是罗荣桓和陈光两位将军曾经睡过的,绝不能动,要好好爱护。”这是张进房少年时,父亲张金生的再三叮嘱。当时他不解其意,家中本就狭小,这不是白白占用空间吗?甚至还觉得父亲有些执拗。

然而,如今张进房明白了——这两张床里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前几年,在北京事业有成的他,还将自家房子捐献给了村里,用于修建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两张床不仅完好无损,甚至连上面的皮褥子都保存至今。

张进房的老房子是指挥部的第三排居所。80多年前,郓城县张鲁集镇状元张楼村,这座因清代武状元得名的村庄,成为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指挥部所在地。这也是八路军115师入鲁第一站,抗战星火从这座沧桑的青砖院落里点燃,逐渐蔓延,燎原四方。

黄河之滨,状元故里,英雄的故事在这里传唱。8月4日,记者走进旧址,从青砖黛瓦中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当时,这里日寇横行、伪顽割据、土匪猖獗,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军民鱼水情”雕像前,文物保护员张留振讲述,“是八路军的到来,点亮了群众的希望。”

1939年3月2日,寒夜冷雨,一支浑身湿透、纪律严明的队伍悄然来到村里。清晨,村民张传兴推开门,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满街战士浑身湿透,在寒风中蜷缩于土墙边酣睡,无人一惊扰百姓。“快!招呼战士们进屋!”他唤醒老伴,转身奔向村长张传祥家报信。急促的脚步声唤醒了沉睡的村庄,村民们争先恐后腾房烧火,用最质朴的温暖拥抱了人民的军队。

“3月4日,以状元张楼村为指挥中枢的樊坝战斗打响。村里及周边百姓踊跃支前,我爷爷张

进安就是支前民兵中的一员。”走进二院内的指挥部,张留振指着展品讲述。此战毙伤敌200余人,活捉伪团长刘玉胜等300余人,解救被抓去的农会干部20余人、妇女30余人。这是八路军入鲁第一战,其胜利如惊雷炸响,极大鼓舞了山东军民,为开辟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石。

战火中,一支特殊队伍震撼战场。旧时缠足的妇女在党员宋爱臣的带领下,组建成“小脚妇女队”。为支援战斗,她们日夜烙饼,急行数十里送粮至前线,裹脚布被血肉粘连,身后留下一路血印。同时,“弱不禁风”的她们,还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战、支援抗战。“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她们做军鞋1万双、军衣7000件,救治、掩护伤员1600余人。”在三进院里的织布房内,张留振抚摸着展陈的织布机,声音哽咽。

状元张楼村的抗战不仅是军队的功绩,更是全民参战的史诗。“许多青年挺身而出奔赴战场;村民踊跃加入担架队,协助挖战壕、送物资、抬伤员,辗转各处战场;妇女把最好的麻纺成最好的底做军鞋;村民们把家里的牲口全都派出去运军粮。”张留振动情地讲述。

军民间的深厚情谊令杨勇将军逝世前嘱托子女:“一定替我回张楼看看乡亲们。”1982年秋,将军后人踏上这片牵挂的土地,与将军的老战友执手相看,泪眼婆娑,烽火情谊穿越时空,令在场村民无不动容。

沧海桑田,时过境迁。昔日炮火硝烟散尽,状元张楼村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焕发新生。

走进村子,武状元文化广场上游人如织,白石雕琢的武状元持刀伫立,凝视着眼前的翠绿田畴与整齐屋舍。不远处,巷道蜿蜒,指挥部旧址修旧如旧,变身沉浸式红色教育基地,指挥部、警卫室、将士居所等原貌呈现。

“我们村是第四批省级传统村落,第四批省红色文化特色村。”谈起村子的发展,张留振满是自豪。

近年来,状元张楼村积极打造“红色+武状元文化旅游”双引擎,充分利用村内指挥部旧址、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武状元祠、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状元墓等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探索。

“我们对张楼村的文化旅游产业进行了全面规划,重新命名了村内主干道并设置了街道牌,持续强化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显著提升了村庄的整体形象,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张鲁集镇宣传委员李东岳介绍,此外,他们将文化产业与农业、手工业等紧密结合,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有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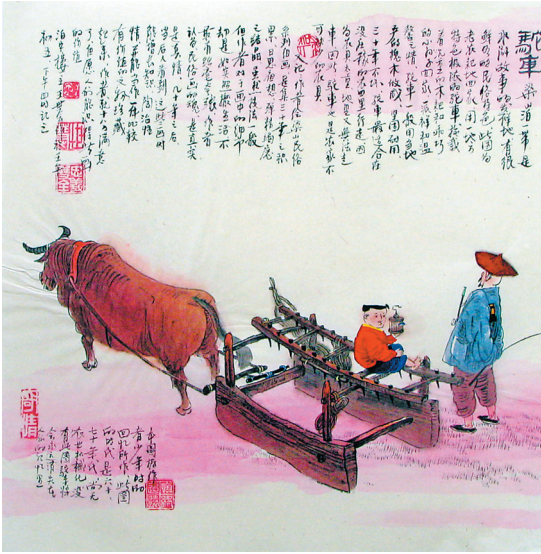
清晨的村文化广场上,拳风呼啸。“周公炮捶”这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在新时代重获新生。“这拳法当年曾护佑乡亲,如今更要传承下去。”李东岳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状元张楼村“周公炮捶”武术队在各地的武术赛事中屡获殊荣,还在村里成功举办了两届武状元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武术爱好者前来参加。

铭记,是最好的致敬;奋斗,是最深的传承。告别张楼村时,夕阳为这个村庄披上金辉。曾经的热血沃土,今已锦绣如画。

文/图 记者 马源勋



驼 车



儿歌曰:木驼车,槐木架,驼车上边放张耙;耙上砸铁钉,妮在上边唱嘤嘤。驼车拉到东大洼,妮在地里掐朵花;驼车拉到老河崖,妮在河边逮鸟玩;驼车拉到堡子地,妮在地里学唱戏。

在鲁西南这片广袤土地上,驼车曾是农耕时代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承载着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与民俗文化记忆。

驼车,顾名思义,是由牲口拉动的运输工具,一般用当地产的槐木做成,坚固耐用,用上四五十年不坏。驼车通过前面的铁环连接耕绳,套上牲口后,就可将犁、耙等较重农具轻松运到田间地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必备农具之一。

驼车没有轮子,主要由木头制成,形似一张四脚朝天的方桌,只是没有桌面。接触地面的两根方木较粗大,顺着路面铺设。四角立方木,顶上再用横木相连,整体采用榫卯结构。这种设计使

驼车能够平稳滑行,尤其是在泥泞道路上,接触面较大的底面可有效防止陷入泥泥中。

除农耕用途外,驼车还有其他功能。下雪季节,人们会在驼车上铺块门板,坐在上面,让牲口拉着出行。在道路泥泞、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驼车成了实用且便捷的交通工具。

过去,驼车还常常出现在婚礼、走亲访友等场合。新娘出嫁时,如遇连阴天,道路泥泞不堪,人们就会用驼车来娶新娘,慢慢悠悠,别有一番滋味。或者,一家人坐在驼车上,赶着牲口,到十里之外的亲戚家串门子。

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农业机械早已取代了传统驼车,但它作为农耕时代的智慧结晶,代表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𪗇𪗇」

鲁西南的方言土语中,有很多来自于古老的典籍。有的虽然在典籍中能找到其源头,但因为经过民间千年的流传,无论读音还是意义上都有了很多变化,形成了当地才能听懂和理解的词语,例如鲁西南方言土语中的“合萨(音)”。

“合萨”在鲁西南民间口语中是颤抖和抖动的意思,它来源于古籍中的“𪗇𪗇(hú sù)”一词。𪗇𪗇,《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因恐惧而发抖。”《孟子·梁惠王上》:“吾不忍其𪗇𪗇若无罪而就死地,”这应该是此词出现的最早记录。这个故事的内容大意是这样的:有一次,梁惠王坐在堂上,看见有个人牵着牛从堂下经过,他就问牵牛的人:“把牛牵到哪里去?”牵牛人说:“要用它祭钟。”梁惠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吓得哆嗦的样子,没什么罪过就被杀掉了。”这个故事,这里仅是说明该词的意思,就是一头牛将要被杀掉,牛因为害怕而浑身哆嗦。“𪗇”字在甲骨文中就已存在,是一只手拿着槌敲击牛角形状。牛角当时用来盛酒,用槌敲击牛角产生振动,液体在牛角内共振,形成了颤动、抖动,就是“𪗇”字。“𪗇𪗇”两字疑似同源,孟子流传下来的梁惠王所说的“𪗇𪗇”,经过千年的口语演变,已经成为菏泽民间的“合萨”一词。

“合萨”就是指发抖、颤抖、哆嗦的样子。也有人认为“合萨”应写作“合撒”,其实这种从字形上来争议词语的写法对错是没有意义的。鲁西南民间方言中有许多词语是没有实际对应的汉字的,比如“哼哼”,单从字面上看和读,外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形容人生气或睡觉时发出的声音的词,那么,在鲁西南,如果把第二个“哼”读作轻声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是指下午三点到黄昏这段时间的专用词,比如说:“我哼哼在家。”如果用普通话来读,就会不知所云。“合萨”也是这样,用读音合适的字来写才能最大限度还原方言读音,如果写作“合撒”,这个“撒”字在汉语拼音中有一声和三声两种音调,并不符合菏泽民间方言的音调。而且,写成这个“撒”,其在汉语的释义中并不与“颤抖”发生意义上的关联。所以,用“萨”或“撒”,只能以读音为标准,而不是想当然。

“合萨”是一个形容词,使用场景主要是形容状态,例如形容被人吓了一跳,可以说:“吓得一合萨。”形容人生气的程度,如“被气得打合萨”;也可形容温度,如“冻得打合萨”;还可形容某种面料,如裤子面料垂直度好、不易褶皱,称之为“合萨裤子”。但没说“合萨裤子”的。也可叠用,形容事物的状态,比如说:“你看这块凉粉合萨萨。”如形容老年人的一种状态,如“走路合萨萨”;也可用作动词,比如,一块布或者其它能够抖动的东西上有了灰尘、土,但通过抖动能够去掉,可以说:“你把这块桌布合萨合萨。”这就与其原来“𪗇𪗇”的意思有了很大区别,一个是因害怕而颤抖;一个是中性的、施加了外力的抖动。在菏泽民间有这样一个关于“合萨”的笑话。说是一个大婶去医院打针,打针的护士是新来的,拿着针头的手一直发抖,大婶紧张,说:“你的手别合萨,我心里害怕。”护士说:“别紧张,当年在学校,你在食堂给我们学生打菜的时候手也老是合萨。”套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婶多年前因“合萨”而射出一支箭,如今正中自己眉心。

方言“合萨”应该来源于“𪗇𪗇”,起初的本意是一样的,只不过口音已经变化了,形成了如今本地特色的方言。

张长国

孟渚泽:老子“上善若水”的悟道之地

对于地处单县境内且最迟在夏代就已形成的孟渚泽(今单县城西南浮龙湖),《禹贡》《左传》《周礼》《史记》和《汉书》等均有记载。

各种史料记载,孟渚泽的闻名,源于它不仅稳居华夏四大名泽之列,更有舜多次来此同政和李白、杜甫、高适等文人雅士来此赋诗游玩。特别是道家始祖老子前来隐居的近十年,修身悟道,“打磨”出“上善若水”的净言佛语,尤使孟渚泽身价倍增、锦上添花。

据半雅先生《老子隐居孟渚泽》等资料记载,公元前478年,当朝的周敬王听说老子年逾九十仍鹤发童颜,甚感惊羨,遂派使臣携带重礼邀请他入朝,以求其长寿之道。不料,曾在周室做了多年“守藏室史”的老子厌倦了朝中生活,竟一口回绝。哪成想周敬王求长寿之道心切,非但没怪罪他,反而再派人去请。一连几次,均被老子断然拒绝。周敬王终于龙颜大怒,要派兵去捉拿他。老子闻讯,赶忙与书童收拾行囊,骑上大青牛火速逃离。

连走数日,老子身心疲惫。正打算拐过一个路口歇歇脚,不想竟“拐”进另一个世界:只见眼前烟波浩渺,芦苇丛生,荷叶摇曳,群鸟翔集!“好美妙的地方啊,不愧是上苍的造化!”老子惊喜地叹道。

原来他和书童来到了孟渚泽畔。于是,老子当即立断,就在这里隐居!在當地熱心人的

帮助下,他很快搭建起了一座茅屋,又用苇秸扎起篱笆院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乡野生活。

老子白天带着书童种菜、钓鱼,晚上就走访附近的乡民。他的慈祥和蔼、仁爱宽厚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感染着乡民,更有多次来此同政和他为邻。老子就常给他们指点迷津,帮人看病施药,更博得乡民们的拥戴。

通过长期观察,老子预料此地日后必为兵家所看中,或有水患等,就在兽皮上绘了一幅《玄天混元图说》,教乡民依此构筑堤防,兴建寨墙,以防兵灾水患。乡民们照做无误,建构起一个“无为而治”的“寡民小国”——“老君寨”(今单县浮岗镇李新集村)。寨墙坚如磐石,寨内街道纵横有序,地势起伏有致。后来,老子预言应验。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寨外的一切皆被洪水吞没,而寨内居民却安然无恙。

一日,老子钓鱼刚回到家,遇上孔子带弟子驾车前来拜访。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老子就用刚钓的柳叶鱼招待。品尝着鲜美的鱼肉,孔子请教烹饪方法。老子悠悠地说:“烹小鱼,不去肠,也不去鳞,更不能搅乱翻动,要特别留意小心,不然就成了鱼渣,使风味尽失!”接着,他话锋一转,寒起脸加重了语气,“这和治理国家一样!治国翻天下乱,治身烦则精散!”孔子听了,一脸凝重地频频点头。随后,两人又从治国谈到修身,直至天明仍余兴未尽。



老子雕像

这天,老子手提钓竿又去钓鱼。临到渚泽,忽见洪荒的大泽里时而波涛汹涌,骇浪惊天;时而风平浪静,水天一色。他不禁惊叹:啊,水啊!你其狂其温,其猛其顺,如此博大无比,包容一切!你慷慨地滋养着鱼虾、水鸟、苇草和周围的树木,不仅不求索取,还激情澎湃地乐而为之!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啊!在感动中,老子顿悟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喻世净言。

在老子隐居孟渚泽的第十个年头,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带领“小国寡民”提质生活时,突然遇到了前来暗访他的周室使者。他顿感大事不妙,先设计将来人骗走,然后忙吩咐书童收拾行

八月的菏泽,暑气蒸腾,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的炽热与激荡。在这片承载着无数革命记忆的土地上,一个名字始终被后人铭记——宋心田。他从寿光的书香门第走出,却在时代洪流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在鲁西南大地上刻下了不朽的红色印记。

宋心田,又名宋良卿,其家庭背景颇具传奇色彩。父亲宋宪章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任国民党寿光县县长,因主持编撰十六卷《寿光县志》闻名乡里,是当地有名的文人政要。然而,出身这样的书香门第,宋心田却未循着父亲的轨迹前行,而是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

1925年,在菏泽六中求学的宋心田,有幸接触到早期中共党员徐鹏翥传播的马列主义。受閃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影响,他与菏泽著名烈士田位东等人一起,积极投身青年运动,成为菏泽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1928年1月,经中共曹州支部吸收,宋心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冬,蒋介石反动势力席卷鲁西南,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和大搜捕。国民党菏泽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宋心田家中搜出两大箱共产主义书籍,以此为借口将他逮捕。

尽管宋心田与父亲宋宪章政见迥异,且父亲在外另有家室不常回家,但血液于水的亲情仍让宋宪章无法坐视不理。他托人多方奔走,最终在菏泽教育界前辈葛象一、曹香谷等绅士名流的联合保释下,受尽严刑拷打的宋心田得以出狱。然而,他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出狱后,宋心田在老家短暂停留,便毅然告别母亲,于1932年前往济南寻找党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法律系,在校期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用青春的热血践行着爱国的誓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宋心田毅然放弃学业,返回家乡,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当时,中共菏泽(西北)县委(后改为南华县委)在圈头村一带活动,宋心田担任统战部长。他家在圈头村有百余亩田产,由村民李善平代管。他毫不犹豫地將全部田产收入用于支持县委地下抗日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据宋心田的女儿宋曼云回忆,父亲常和南华县宣传部长何健之一起,到刘庄村、解元集村开展抗日宣传。他给地下党员们讲马列主义,讲北平学生上街游行的故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火把,照亮了大家抗日的信心。

党史资料记载,八路军115师挺进鲁西南后,与地方武装合并成立冀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士气。借此声威,菏泽西南四区成立抗日联防办事处,宋心田协助举办了两周抗日骨干训练班。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菏泽西北部很快与晋冀鲁豫根据地、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后续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11月,中共运西地委拟调任宋心田为巨野县县长。当他抵达范县鲁西区党委等待办理手续时,不幸遭遇日军突袭。在激烈的战斗中,宋心田壮烈牺牲。

宋心田的牺牲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牺牲时,女儿宋曼云刚一岁多。而更令人痛心的是,敌人在宋心田牺牲后,竟将宋曼云的妹妹扔进井里杀害,这段血泪史成为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岁月流转,鲁西南大地上的战火早已散尽,但宋心田等英烈用热血铸就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行。

记者 王振宇

